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二目錄

書弑君

稱國　稱人　書亂賊名氏　書及其大夫　閽盜不書其君

書國書人書名左例謬說辨　公穀胡傳說辨　以削公子去氏爲貶亂賊辨　死難之臣稱名貶辭辨　書及累辭辨　孔父仇牧荀息杜氏說辨　奚齊穀梁說辨　左氏弑訣殺辨　里克胡傳說辨　蕩意諸死節不書胡氏說辨　趙盾東氏誣聖之說　三傳歸罪之說辨　以盾再見經爲無罪辨　鄭歸生左杜說辨　歸罪說辨　夏徵紓杜胡高說辨　晉州蒲穀梁胡傳說辨　衛剽歸罪甯喜辨　閽弑不書其君穀梁說辨　楚虔歸獄公子比辨　書歸高氏說辨　許止公穀胡李說辨　吳僚杜何胡洪說辨　薛北孫胡說辨　蔡申左氏弑訣殺辨　不書其君舊說辨　齊蔡歸獄陳乞辨　公穀說辨

內諱弑君

魯君臣未嘗相弑辨　孔子諱之辨　子般子野非弑辨　名不名辨　叔仲彭生死節不書胡傳說辨

外弑君不書弑駁辨

胡傳不忍書之說辨　鄭髡頑三傳劉氏說辨　楚麇胡氏陳氏說辨　齊陽生左穀胡氏說辨

弑君者不再見於經辨

書戕

顧氏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二

錢唐張應昌學

○書弒君 稱國　稱人　書亂賊名氏　書及其大夫　闕溢不書其君

書國書人書名左例謬說辨公穀胡氏說辨　以削公子去氏爲貶亂賊辨　死難之臣稱名貶辭辨書及累辭辨　孔父仇牧荀息杜氏說辨　梁齊穀梁說辨左氏弒說殺辨　里克胡傳說辨　蕩意諸死節不書胡氏說辨　趙盾左氏誣聖之說三傳歸罪之說辨以盾再見經爲無罪辨　鄭歸生左杜說辨歸罪說辨　夏徵舒杜胡高說辨　晉州蒲穀梁胡傳說辨　衛剽歸罪齊書辨　闇弒不書其君穀梁說辨　楚虔歸獄公子比辨書歸高氏說辨　許止公穀胡李說辨　吳僚杜何胡洪說辨　薛比孫胡說辨　蔡申左氏弒誤殺辨不書其君舊說辨　齊荼歸獄陳乞辨公穀說辨

下殺上曰弒弒伺也伺閒而後得施也 劉熙釋名

昭王十四年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自立弒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王不能討失政甚矣故朱子云周綱陵夷自昭王始 金履祥仁山集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氏不通者稱人賤者稱盜其義一施之君子無加損焉 劉敞春秋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此春秋書弒君之義也凡言弒其君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所以正弒逆之罪左氏見弒君者或稱名或稱國或稱人求其說不得妄為例曰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蓋溺於邪說不見正於孔氏之徒者也傳記師曠對晉侯論衛人出君史墨對趙簡子論魯人出君皆釋臣而罪君此當時邪說也自大夫專政皆知有大夫不知有君是以君多謗而臣多譽邪說之行有自來矣夫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君無道而弒者免於討豈春秋撥亂之法乎趙汸屬辭

春秋稱國人以弒者三宋人弒杵臼齊人弒商人莒人弒密州是也稱國以弒者四莒弒庶其晉弒州蒲吳弒僚薛弒比是也胡安國多主君無道之說而杵臼商人則罪在一國之人州蒲則欒書有恕辭吳僚薛比則當國大臣之罪密州則止辨左氏之誤庶其則並不發

傳事同義異況援以全經如晉楚陳三靈皆爲無道何以直書趙盾夏徵舒公子比之名則未能盡合也然則經意安在耶曰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從赴告之文有所損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以實赴於友邦者幾何不以實赴則罪必有所諉矣大都微者當之也聖人欲正其所誅則赴告異辭欲從其所諉則眞凶漏網與其移辜以蔽獄不若懸案以徵凶故書曰某國弑其君某國人弑其君雖無所指名而亂臣賊子之罪有不得而逃者矣彙纂案文公十六年

大約其弑實出一人而罪有所歸則書名國人與弑者衆而罪無所歸則書國人若事在可疑文史無徵傳聞失實其本國旣無董狐之直筆又未有忠節之士攻發其私旣不得實坐一人又不可散罪衆人則稱國以不沒其弑君之實張自超宗朱辨義成十八年

○稱國以弑者四薛弑比莒弑庶其左氏無事實可考惟其無考故不得其弑君之實也

惟不得其實既不可以專罪一人又不可以散歸衆人也以薛莒觀之則晉弑州蒲吳弑僚皆不得其實之故也又定十三年弑君之賊若書歸獄之人令首謀者漏網後世竟不知其爲某也夫子書曰某國弑其大臣也曰某國人則與謀者多也不書其名一以示闕疑一以使後人推求之其人亦不能以歸獄他人卸罪李光地榕村語錄

○稱國人以弑傳云罪累上也此義大不穩春秋中諸侯之有罪者莫過于三靈楚靈晉靈陳靈未嘗書人也史之闕文孔子所謹即明明知爲某人亦不便竟以其人實之故作不結之案曰某國有人弑君隱然屬之其人其人時自警心後人又將究其人以實之榕村語錄

又○韓子云春秋謹嚴又有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正所以爲謹嚴之至也彼亂臣賊子之戕君父肯顯然聞於諸侯哉必有諱其罪者矣幸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

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暨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歟非從赴之體也將從其赴歟其爲失賊大矣稱國稱人春秋之疑案也疏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爲謹嚴之至村集

弑君目其人者赴告有主名也稱人者倉卒生亂賊由微者本未得其主名也稱盜者陰賊而不知爲何國之人也不目其人不稱國人而以國舉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稱人者三宋杵臼死於孟諸不知操刃者誰也齊商人死於申池亦不辨其爲歜與職也第知倉卒生亂而賊由微者舍宋人齊人無可書也莒密州之事必此類也若是者乃舊史之文也稱國者四晉州蒲吳僚之弒赴告不以程滑轉設諸必曰衆亂而無主名也舊史承赴而書非目其人必曰晉人吳人也而實棄書公子光也孔子欲仍其舊則非實欲正其失則無徵故第書其國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晉人吳人是決其爲衆

亂賊由微者而書與光得脫於事外矣薛比莒庶其之事必此類也若是者非舊史所能及也方苞通論

魯史有以傳聞書者楚頵蔡固許悼公見弒之類是也世子弒君未有赴告隣國者卽赴必以告終之常辭而書弒者以傳聞得其實也經有以義革舊史之文者晉卓齊荼書君書弒之類是也里克陳乞以討簒爲名舊史承而書之必曰殺公子卓殺公子荼而正其君臣之名絕亂本也方苞通論又

春秋弒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雜然發傳左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文十八年穀梁曰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其大旨略同欲懲暴君而先寬弒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所藉口是春秋敎人爲簒弒也烏覩所謂春秋成而亂賊懼乎夫弒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

者不得其名姓則有當日之勘驗有司之鞫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眞犯始出春秋無是也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爲比黨而以委罪於微者赴（加羽父弒隱公而討寫氏之類）則魯史無從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赴書之孔子生百年後欲徧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眞則願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實此疑獄也故削其所識之人而懸其獄此聖人闕疑之學也然則弒君書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弒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弒君而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衞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弒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弒君而代爲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指者楚商臣弒頵齊商人弒舍陳乞弒荼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里克弒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弒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以弒赴也棄

疾假手公子比而已卽殺之故比以弒其君虔赴而已以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爲己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旣行賂則不以弒赴而可知其爲弒喜以弒剽復衎爲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弒也許世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第削其歸獄之人如寪氏及閽人舉卜齮之類以俟後徐求元惡大憝之所在此萬世之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寇以鞠定其獄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弒由邴歜閻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賊殺之而歸獄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特末減之以著暴君之罪謬矣顧棟高亂賊表敘

書弑君自然是大惡不必以削公子稱名見惡書死君難自然是褒不必以稱名多加責備三傳泥於稱名之說遂於死難諸人毛舉細故謂以此故名之是將忠義抹殺泥於稱人稱國以弑之說謂君爲國人所欲弑是爲亂賊出脫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又大事表偶筆

襄七年鄭伯髡頑書卒趙氏匡信經疑傳諸儒多從之趙氏之言曰若實弑而以卒赴便從而書之諸國弑君豈有實告者愚謂弑君而以實赴者或由當國之大臣明正其罪或秉筆之太史以死力爭不則弑賊先以僞赴而後之立君更誅之更以弑告魯史從而改正若舉國通同欺隱魯史何從訪聞得實正其罪乎若正其爲弑便當興討賊之師未有寂然一無舉動而憑空加以弑君之名者也又三傳異同篇

弑君書人者倉卒生亂其國本未得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故舊史亦赴而書人也書國者赴告非其實舊史據而書之孔子欲仍之則

非其實欲正之則無所徵故以國書葢懸獄而不敢歸也方苞直解弑稱名專獄也稱人衆獄也稱國疑獄也疑則懸之則誣者不陷眞者亦不漏矣商衍然釋經文十八年

宣四年傳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釋例解之曰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不義而不可赦也萬氏學春秋隨筆論之云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所謂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將已之功造作語言誑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鄭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非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說亦猶是耳噫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

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春秋從赴而書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得名氏者矣夫趙盾崔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良史又曷可少哉萬氏此論詳矣確矣余因思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明陸氏粲郝氏敬謂左氏非左邱明蓋戰國時人此說良是稱君君無道顯謬乎孔子使亂臣賊子懼之義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也焦循補疏

萬氏辨左之論是也孟子謂亂賊懼不謂君父懼也孔子爲懼亂賊而作直書其弒臣子之惡無可飾免固不論其君父也焦循雕菰集卷七

愚按陳止齋謂稱國者臣子稱人者非但其臣子猶曰衆人弒之也

不若彙纂及張李方顧焦諸論爲得若劉賈許頴古注以爲君惡及
國朝則稱國以弑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 文十八年孔疏引 更謬
又按程子云弑君不書公子者絕其屬籍也其書公子者又見其以
天屬之親爲寇讐而其君寵任太過致亂也非也見辨不書氏門
衛州吁弑君晉隱宋殤爲之出師伐鄭以定其位魯隱見弑於弟鄭
莊逼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臣魯率三國受賂而成其亂出
爾反爾後先一轍 家鉉翁詳說桓元年
書弑君及其大夫三人皆錄死節杜氏以名字爲襃貶誤甚 又莊十二年
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
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之義也尹
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
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見靈以愛憎爲予奪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衞衎有失國之道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公孫干政也書閽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宋公與夷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

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　錢大昕潛研堂集

隱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完

左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州吁弒桓公而立○州吁不氏辨說見另門

桓二年春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生而

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范注閑謂捍禦○宋穆公立與夷使馮出居鄭鄭莊公欲納馮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督蓋馮之黨也弒殤公遂召馮立之張洽集注○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程子經說○苟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爲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汪克寬纂疏○弒君而書及者三以其與君存亡者爾春秋弒君併殺其大夫者不少而獨於孔父仇牧荀息曰及不曰殺而蒙弒文非能與君存亡者何以加此蓋孔父未死則

與夷不可得而徒弒也仇牧未死則捷不可得而徒弒也荀息未死則卓不可得而徒弒也既弒其君而必及其所忌則孔父仇牧荀息可知矣呂大圭或問○楚商臣殺鬬勃而後弒君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後弒君春秋不列於孔父以是爲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陳傅良後傳成十八年○魯之篡賊未討而宋亂又作篡弒之禍接踵而起深有望於天王赫然發憤正二賊之戮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王能以誅討二篡正召天下名正言順諸侯大國必將來會允馮督翟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凶彙日繁曲沃以支宗而篡晉陳佗以庶孽而干嫡鄭突挾强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援而拒違王命無知弒襄渠彌弒昭傅瑕弒子儀宋萬弒捷文姜弒桓慶父弒般及閔綱常掃地春秋所爲作也家鉉翁詳說○觀

華督及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類與君偕死而不書則知書者皆春秋之所予矣日講解義○督欲立馮所疑者獨孔父主兵柄耳蓋宋殤累歲伐鄭無非爲公子馮一人而爲宋司馬董戰鬬者孔父也督召馮不得不弑君欲弑君不得不先殺孔父是非殺孔父而後及公實欲弑宋公而先及孔父故督爲大宰揚言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皆司馬之罪先使民知其人之可殺而後攻殺而弑公焉穀梁言孔父能閑衞君彼弑君者欲不先去其閑衞得乎毛奇齡傳○按二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爲奪妻之說啖氏已駁之左氏又謂殤公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杜預據此定孔父之罪案夫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焦循補疏○弑君而書及其大夫者

春秋有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有正色立朝之節仇牧有不畏强禦之忠荀息雖失匡諫而能不負所託忠於所事皆春秋所深嘉故特書之公羊以三人爲賢是也左氏亦無貶辭杜氏拘於傳例謂三人書名皆貶辭因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其說舛矣經書弒君凡二十四其餘諸臣皆賢於此三人而得不貶乎李惇羣經識小○傳于孔父不下斷語讀隱三年傳宋穆屬孔父之文孔父受命明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荀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姜炳章讀左補義

莊八年冬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督不氏見大夫未命門

左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

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以禍本言之無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也張洽集注○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弒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弒皆不得以死節書蓋近暱嬖幸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汪克寬纂疏○無知不氏見辨不書弒門

莊十二年秋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

請之宋公斬之臧之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搏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范注同前○諸家或以書宋萬為國氏或以書及為累議論紛紛愚謂聖人不過書其實何有義例若書萬而不書宋則為何國之事既弒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何以為文弒逆如此

尙待義例而後見其罪哉黃震日鈔○太宰督亦死難例而不書者身有罪也督位崇於牧其見殺告策必先於牧例之乃聖人特筆卓爾康辨義○公羊襃仇牧左氏亦未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謂其無善事可襃又譏其不警而遇賊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謂仇牧怠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下英氣猶存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襃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襃貶曲爲之說謬矣焦循補疏

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左作殺誤從公穀

左傳見下○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未定卓子則已君臣分定故書法不同家鉉翁詳說○奚齊未立故稱君之子卓既立故稱其君體自當爾胡傳以爲前罪獻公後罪里克豈其然乎陸粲胡傳

辨疑○或問舊說謂國人不子之也而子不從何也曰奚齊雖庶子固晉君之子也立雖不正固晉人之君也使里克殺之於既立之後豈非弑其君哉今書殺其君之子則是未立之辭也且卓與奚齊皆庶孽也皆國人不君皆國人不子何獨與卓而書弑其君哉程端學或問○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按文十四年五月齊侯潘卒九月商人弑其君舍亦是未踰年之君何以稱君夫未踰年稱子者人子之心不敢即代君位又一年不二君故稱子耳然非一國之君而何於此時臣有殺之者書曰弑君固其宜也今經曰君之子則是未立爲君也不得與未踰年稱子者同義穀梁同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夫奚齊雖庶孽獻公雖殺申生奚齊非獻公之子乎且經書曰里克殺其

君之子正責其殺其君之子也若謂國人不子而曰其君之子是聖人賞其殺而與之辨也且卓亦庶孽亦國人之所不子者經書曰弑其君何也（程端學三傳辨疑）○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顧炎武日知錄）○弑經傳或云殺誤字也里克弑奚齊陸德明釋文作殺非也當依公羊作弑穀梁經本亦作弑楊疏不誤公羊傳曰其言弑其君之子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左傳曰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左氏與公羊意正同謂未葬故書其君之子不書其君非謂未葬書殺不書弑也今左氏經因仍舊誤作殺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書弑極謬且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於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弒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也夫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也在喪稱子不曰晉子而曰其君之子者以見本非世子也子而曰弒者子不敢自君臣民不敢不君之所以範天下後世使尊其在喪之君與君無異也譌弒爲殺是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書法不別也又闕弒吳子餘祭盜弒蔡侯申陸氏釋文亦譌作殺皆非也公穀皆作弒唐石經公穀不誤左氏誤按公穀二傳皆曰稱盜以弒則其經之作弒明矣今左氏經作殺誤字耳蓋沿釋文及唐石經之誤也夫闕者刑人盜者賤人其爲弒則同者雖刑人賤人未有無君者也經譌爲殺是與盜殺鄭三公子盜殺衛侯兄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不別也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又左氏古經僖九年哀四年注參○未即位不稱君未成君也先君葬年不

即位一年不可二君也奚齊稱子卓稱君以是別之矣齊舍何以薨年稱君商人攘其位而代之則非殺君之子直弑其君也此特文以著義也高澍然釋經○按高氏解奚齊稱子卓稱君最確至於不書晉子謂以子繫國公也以子繫君私也猶踵穀梁舊說○不書晉子段氏說是參看未踰年不書子門諸說○愚按未即位成君不書君家氏程氏顧氏高氏說是稱君不稱君在踰年未踰年不在葬未葬左氏未葬之義不如公羊未踰年之義而程氏辨疑以文十四年書法難公羊得高氏說而義乃足公羊說確未可訾也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晉獻公卒里克丕鄭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

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公羊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以尊及卑也○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

諫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故正名其弑君而荀息得以死節書張洽集注○人臣之義在正諫其君之非而已苟能以死力正諫其君鮮有不能回其君之聽者不幸而不聽以至於死則臣子之義盡矣今里克則驪姬譖而不能爭申生死而不能明畜憤久之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里克雖有不徇其君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也申生之死荀息不能諫又成其君之邪志以死奉奚齊是荀息雖有不愛其死之心而不能用之於義也皆罪也黃仲炎通說

○申生已死重耳於次爲長立重耳義也立奚齊卓非義也里克當與羣臣以大義爭之於初既立而弑之無安國之忠而有弑君之逆矣荀息受命至死不變忠矣然無遠謀大計既不能

以直道正嗣位於前又不能改失從義以定嗣位於後以云安國家利社稷則未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衞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孽之變矣患皆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劉敞意林○愚按劉氏此論正也而謂卓與荼不宜稱君春秋成其君臣之名正其篡弒之罪則非也三君既即位皆君矣書君書弒固史法也○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彊禦至荀息則曰不食其言耳蓋既不能正諫於始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言若事君大節猶有所愧家鉉翁詳說○荀息不能引君當道而志於仁使嫡庶之分明上下之義定獻公不陷於殺嫡立庶之惡而奚齊卓子亦免見殺之慘不知出此乃以不食言爲忠信是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湛若水正傳○胡傳云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此說謬也弒奚

齊而曰弑其君之子蓋未踰年之君也卓則踰年改元矣故書法如是若曰里克君之則宋督弑其君與夷宋萬弑其君捷豈皆國人不君而督萬君之者邪袁仁胡傳考誤○荀息從君於昏而春秋以死節書比於孔父仇牧何也人情於死生之際每至奪其本心甘棄名義而不顧息之不食其言亦足以愧天下受寄託之任而背之者矣故進之以甚苟免之惡也使荀息初聞獻公廢立之命即能以大義爭之使知變易國常非所以全二子則其義益高其功益遠左氏引白圭之詩蓋嘉息之不食其言而深惜其始言之玷也司馬光之論篤矣日講解義○息以忠貞自許不食其言其死可謂無玷矣而傳又引詩云斯言之玷何也獻公臨歿屬此藐孤息能明言三怨將作秦晉輔之立奚齊殺奚齊也導以迎重耳則二子全而禍息矣計不出此而僅以死自

任温公所謂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非死之有玷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或曰荀息可謂忠矣余謂不然荀息於驪姬則忠於獻公則不忠也驪姬欲立奚齊賂梁五東關嬖五卒譖殺太子申生逐世子重耳夷吾國人皆怨驪姬欲殺奚齊久矣荀息獨欲傅之至死不貳荀息之於驪姬可不謂忠乎荀息得君異於里克知驪姬之變而不能諫知三子之屈而不能言知獻公之惑於驪姬幾至危國而不爲之救知立奚齊之必不能濟而曲爲之謀荀息其長君之惡者歟吾故曰荀息於獻公不可謂忠也夫輔君所以衞社稷也輔得其人則安輔不得其人則危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慮荀息不從故謀作亂荀息苟與二子協謀則奚齊不至見殺于里克里克不至見殺于夷吾乃以不食言爲忠豈竟以奚齊爲足安社稷

乎且獻公以奚齊屬荀息也奚齊死又立卓子以葬是其意止知有驪姬而不知有獻公知驪姬之娣有子而不知獻公之自有子也黄之純荀息傳奚齊議見湖海文傳○按外傳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爲鳥烏枯菀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因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謀胡傳本此以克中立自免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非也果爾則當於奚齊之死正其罪矣方苞直解○改年即位已成君也故書弒其君重耳雖賢其非嫡與卓同卓之立無可譏則荀息之死自當予諸儒謂春秋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非也高澍然釋經○按奚齊稱子卓稱君合看高氏前後二論以即位未即位爲斷甚確○杜預謂荀息稱名者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正義云息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

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焦循補疏○君弑而大夫見殺舊史失之夫子卽無憑而書諸儒每於死節不書者追咎其人不足書夫有死君之大節顧不足以葢其從惡而猶煩議其後哉故苟息雖成君之志春秋猶以死節予之况如惠伯之死而以非君命責之亦太苛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書世子以昭有父之親書君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何休注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齊商人弑舍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穀梁傳陸氏說見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門○按春秋書弑未踰年者二一晉之奚齊與齊之舍是也奚齊書其君之子而舍書君高氏說爲勝見前僖九年

文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

公子朝爲司寇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卽位○弑君書賊獄定也不書賊未定也或書國賊在當國者也或書國人賊黨衆也昭之立也兩書宋人殺其大夫今書宋人弑其君則賊黨之衆可知故稱國以弑而該之曰人若曰衆不可指名而大惡則不可掩其獄固有所歸也

御纂直解○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云昭公無道考昭公初立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八年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

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其不臣之
心著矣而乃因襄夫人以弒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
惡名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或稱甸人因其田
獵弒之春秋特書曰宋人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
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弒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弒厲公則其赴告也烏知不云程滑弒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
曰晉弒其君州蒲直欒書弒之而已焦循補疏○稱人以弒本未得
其主名傳稱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則無主名可知蕩意諸
死節不書胡傳以爲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
孔父仇牧荀息非也赴告有主名者并詳從死之臣此則襄夫
人公子鮑欲掩其迹以衆亂告賊無主名則蕩意諸之死無以
爲辭以爲死節不甘以爲討罪又不可故隱而不宣也若謂不

能正君坐待其及此孔父仇牧荀息之所同何獨苛於意諸方苞

直解○自宋昭立書宋人專殺二及是而書宋人三葢著宋强宗構禍不專一人之辭高閌然釋經○愚按書宋人直解及方氏說得之蕩意諸死節不書方說極中情事葢不告也或云知謀不能止見危不能救不得與死節者同其誤與胡傳等

文十八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商人賊也而君之君之而弒之罪人舍爵而行莫之止也是齊人共之也胡銓春秋解○傳稱丙

歇閒職弒君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於申池而二人亡故齊人以為賊而不辨其孰弒也方苞直解○以歇職之賤齊人不以為戮而縱之其書齊人宜矣不然當時春秋何以不書盜殺齊侯商人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按顧復初說最得之見前總論

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

左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羊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如左氏之言則是僕弒父也何以書國弒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疑僕因國人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吳澂纂言○吳說非也左氏序季文子之言有云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是明以為莒僕

弑君以字原未有誤也蓋莒僕來奔與弑不與弑事在可疑既不可專罪僕又不可分罪衆人不忍以疑罪加人則不得不稱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庶其之弑據赴告必曰微者或衆亂未得其主名而以人書而傳聞則太子僕也故第書莒有是事而不溢一辭若書莒人是決其爲微者爲衆亂而僕得漏網矣方苞直解

宣二年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麑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越竟即無罪也左氏敘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非也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而不在越與不越也如傳之言姦臣令人弒君身越竟而還即爲無罪乎此傳者傅會非孔子之言葉夢得臣劉敞○左氏見識甚卑云越竟乃免是回避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賊懼豈反爲之解免朱子語類○三傳謂盾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實非弒復見於經以明其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皆不可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使盾果弒乎則罪在盾不得曰爲法受惡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先正穿之罪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不得幸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

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舍穿罪盾此逆詐億激之爲非春秋法也傳謂非盾弒者以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也弒君者不再見此傳說耳果聖人法乎歐陽修集

○云爲法受惡是盾本無逆惡史官强加之盾勉受之聖人肯許其妄加乎桃園之難盾身朝出穿變夕與穿爲盾役耳既不可辭何名爲受後世誤信左氏以爲眞孔子之言謂聖筆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謬矣其間又有甚紕漏者董狐責盾兩言深中其隱所謂亡不出竟者責其遷延宿留潛有所待以爲與謀之證耳豈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董狐之意復託孔子之言曰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姦臣賊子逆謀既定出候竟外事克徐歸遂可脫弒逆之名是爲姦賊畫

逃罪之策也（呂祖謙左氏博議）○盾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跡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故以亂賊誅之必待親弒然後加罪則姦敗得以計免矣（孫覽經解）○越竟乃免此非聖言使與聞乎弒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責之（葉夢得傳）○靈公之立非盾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盾之無君久矣盾狡而穿愚河曲之役委曲庇之將用之也且使爲公壻則伏姦賊於君側有年矣使穿伐崇是與之以兵權也事成機熟委君於穿而宿諸境上謂非其情可乎穿弒君而反使之迎立是庇穿弒而免穿於討也（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董狐二語是折盾之詞以律所謂造意者當之也（邵寶簡端錄）○董狐語以是證盾之主謀也豈謂盾非弒而以二端受惡乎左氏誣聖甚矣（陸粲胡傳辨疑）○盾受寄託而外求君嗣子之立本非其意及公長而惡盾之專則君臣之

嫌隙已非一朝夕之故矣故齊商人宋鮑篡弒盾皆不討且定其位則其無君之心蓄之素矣盾豈惟不能討賊且使穿逆新君是盾處心積慮成於弒也故先儒胡安國之言曰以魏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抑將致辟成濟而止也此義不明則亂臣賊子皆得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鄧扈樂史太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王法乖天理息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日講解義 ○傳曰盾爲法受惡夫弒君何事乃釋弒者不罪使不弒者受之乎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證盾之首弒也非姑以是坐之也盾造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刑書也越境乃免非孔子之言也 御纂直解 ○傳敘衆人救盾事或謂表盾之忠爲弒君出脫非也此正坐實盾弒君耳鉏麑求

殺于前盾密密防護已如讐敵及飲酒將攻而提彌明知之甲起而靈輒免之試問明何以知輒何能免知公徒皆盾私人而靈爲孤立故公極囪遽盾極從容公方摩厲殺盾而盾已命駕出國門矣太史責以越竟討賊二事公羊專重討賊左氏專重越竟其實凡弒君者卽越竟亦耶欲闇職之舍爵而行也反卽殺穿以自解亦司馬師之誅成濟朱全忠之誅蔣元暉柳燦也何解於弒（姜炳璋讀左補義）○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辠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司馬昭旣弒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旣弒昭宗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簒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辠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

其黨以自解無益也汪琬堯峯文鈔○盾弒晉靈司馬昭之弒曹髦一轍也靈惡盾之專欲殺盾髦惡昭之專欲殺昭趙穿為盾刃靈賈充為昭刃髦盾昭其主而穿充其助之者也聖人不誅主者而誅助之者哉張自超宗朱辨義○萬氏隨筆云大抵靈公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必不相容遂萌逆節已偽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因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為董狐兩語斷定左氏乃託仲尼之言以賢趙盾謬矣毛氏傳云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晉君左右皆盾人矣則盾眞弒君之賊也萬氏毛氏之論是也而杜預云越竟可以不討賊然則不討賊而越竟可免不越竟而討賊亦可免司馬昭殺成濟遂可免乎焦循補疏

宣四年夏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楚子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諸家皆謂公子宋弑君歸生不能誅宋反從之故爲首惡非也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不獲於其君者假手於宋耳歸生爲首而宋爲從也 吳澂纂言 ○歸生身爲正卿久執兵柄閽宋之逆謀執而誅之猶反手耳宋有逆志而與歸生謀先必知其夙有無君之心也閽而不禁則賊由歸生審矣觀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則當時國論固以爲首惡非孔子作春秋而後歸獄也 日講解義 ○左氏謂弑君稱君君無道也非也君雖不君

臣安可以不臣乎又以歸生爲權不足而譏其仁而不武亦非也歸生位上卿握兵柄何得以爲權不足乎亂臣賊子豈可以仁稱之者乎彙纂案○按萬氏隨筆云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間必多不相能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能身執國柄豈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傳云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歸生作書告趙宣子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公壻池質於鄭則其人之強幹有爲不在趙盾下況大棘之戰帥師獲將其嘗國用事實趨於子公之上而左氏以爲權不足大謬矣杜預援左氏之說以歸生爲本

無弑君之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亦非是熊過補疏

宣十年夏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大夫而弑君未有不書大夫之名者胡氏惑於褻書之見削故於此强爲之辭不知褻書之削蓋闕疑也朱朝瑛略記○弑君書名氏以正亂賊之罪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也杜氏預謂稱大夫者罪不及民高氏閌謂徵舒之罪國人弗惡皆謬矣胡傳以爲見忠言之驗被弑之由亦非要旨彙纂○弑君之賊例書名氏大經大法也其不書者未得其實耳胡傳誤童品辨疑○杜注靈公惡不加於民故稱臣以弑謬也陳靈朋淫殺諫無道已極而杜氏以爲實之此拘於例强求其說而失之者也宣四年左傳曰

稱君君無道稱臣臣有罪其意謂稱國以弒者爲君無道者弒者之名氏爲臣有罪已爲大謬不通杜又從而爲之說假令盡公惡加於民遂諱弒君者之名氏乎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成十八年春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見殺大夫門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弒不言故弒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弒未有詳於此者也陳傅良後傳○稱國以弒穀梁以爲君惡甚胡傳以爲略之諸儒多主其說謂君爲一國共疾與衆弒之所以分其惡於衆也夫春秋立臣子之防豈有爲亂賊分惡者傷教害義安可訓乎攷十二公之編君無道而被弒者多矣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

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受惡而不辭今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欒書亦未必受惡其赴告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欒書弒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弒之實而眞凶不得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彙纂〇稱國者不以賊赴也吾聞於書偃之事何知焉書曰晉弒其君則有受其惡者矣趙汸集傳〇從穀梁說謂其君惡甚而爲書偃未減者大謬矣朱子謂晉字下應有弒君賊名亦未審當日之情勢也蓋春秋因舊史舊史從赴告里克殺卓子而立惠公惠公旋殺里克則以弒赴於諸侯曰里克弒其君卓本國既以弒赴魯史得有所據而書之矣若悼公當日未能誅欒書也既未能正書之罪則其赴告自必含糊其辭或稱眾弒或諉他人俱未可知赴告既

無欒書名氏魯史何從指實魯史何無指名春秋何從增造不然聖人豈嚴於里克而獨寬於書偃哉（顧棟高三傳異同篇）○不目欒書舊史無文也不稱晉人非衆弒也春秋因之懸獄以待而賊無所逃矣（高閌然釋經）○惠氏春秋說曰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侈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三郤不死厲公不弒欒書所畏忌者惟郤至耳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以爲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欒書是以忌之既戰獲楚公子欒書誘之使譖郤至公使郤至聘于周書又陰使孫周見之公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弒厲公納孫周而立之是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春秋數稱欒書帥師明專國也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弒其君則殺大夫及弒君者實欒書一人

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弒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夫晉弒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卽弒君之賊也慧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童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書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杜注以爲郤氏失民宜爲國戮誤矣焦循補疏○日講解義說見比事門錢氏說見前總論

襄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說於晉夏五月莒子朝於齊饗諸

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崔杼自虛朾同盟毋固柄者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疑也是以一旦動於惡焉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黃仲

炎通說○宋萬曾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爲佚賊也齊討
君之讎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事在二十七年）崔杼弒君偃然猶
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於君父
者可以盜名矣（陳傅良後傳）○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與其難乃
至睹其君見殺而徐哭踊以爲禮乎又曰人有君而弒之然則
凡在官者殺無赦此言非歟（陸粲左氏鐫）○案齊莊之弒晏嬰謂其
爲已死而非私暱者不敢任其說非也宋之殤閔其死不爲社
稷而孔父仇牧豈私暱邪莊公之禍嬰固早知之矣納欒氏則
以弗能久伐衞晉則以爲憂必及預策其必敗以示先見之哲
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爲重而自明其不必死使天下之貪生忘
義者皆得藉口爲苟免之計畔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文子違齊
聖人許其淸要以世卿與亂賊並立於朝而不問有討逆之謀

其負慙多矣彙纂案○胡傳謂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不得以死節許之持義甚正但崔杼當國州綽等皆小臣責不必告耳方苞直解

襄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二十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二十五年冬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敢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二月庚寅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國人召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子叔卽剽）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喜受命於其父納君以免逐君之惡衛侯本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衎則殖出之喜納之於剽則殖立之喜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特正其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之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胡傳）○殖既從林父之逐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反易天常乎君臣之分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置君不如奕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張洽集註）○道喜弑者公子鱄也則其專罪喜何喜爲正卿喜非有無君之

心則鱄爲戮矣陳傅良後傳○觀衎之求復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之弒剽而納衎爲政將由已故也其心本貪於專政其謀乃至於易君黃仲炎通說○春秋之法實爲君者以君書剽篡立而衛之臣子立於其朝君臣之分已定自宜以弒書先儒謂喜反覆於二君之間故蔽其罪曲矣日講解義○以王法治剽宜討也使獻復國有道請於王而治之可也至於衛人立其朝者固其君也況甯氏父子臣之者哉御纂直解○殖命子復君獻公其可以徒復乎復獻則必弒剽不臣之罪復見於喜而愈無以掩殖過喜當涕泣以辭則殖必悟不獲辭則廢命可也不明於治命亂命之義而貪執國柄其亦愚矣魏世傚昭士集○剽篡而亦以其君書者與書齊人弒其君商人同葉酉究遺

襄二十九年夏閽弒吳子餘祭

左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公羊闇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此盜殺蔡侯申同春秋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遊不成辭穀梁曰閽不得君其君非也顧炎武日知錄○盜殺蔡侯者無主無名之詞閽弒吳子有主無名之詞張自超宗朱辨義○案公羊近刑人之說義自具於辭中汪氏克寬專歸過於君非也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稱世子甚般之惡也君於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般於尊親盡矣孫復尊王發微

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莒犂比公莒子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如傳則是子弒父春秋有不書乎趙匡謂其文當曰因國人之攻莒子誤爲以字爾胡傳○莒子虐國人弒之故書國人程子經說○胡氏曰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斯至論也亦無庸改字矣陸粲胡傳辨疑○莒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胡氏趙氏皆謂以當作之爲傳寫誤案經稱國人則弒君者必非展輿觀後去疾人展輿奔則展輿即爲弒君者所立不得坐展輿以弒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書人以弒蓋衆弒未得主名之辭傳指爲展輿則宜從蔡般例書世子弒或其獄未明亦宜從國弒例書莒弒而曰莒人則於展輿無涉矣傳者誤也高澍然釋經○傳注謂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

爲密須之轉朱鉏爲州之緩聲（焦循補疏）○萊氏仁胡傳考誤謂以作邑已字通國人弒在先屍與立在後則傳語殊不成辭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楚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子從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僞與蔡公盟之徵驗）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殺太

子祿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王縊於芋尹申亥氏○公羊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亂始於觀從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爲君非比志也然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趙汸集解○若比不從棄疾之命棄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高閌集註○諸儒多沿公穀言棄疾脅比立之遂謀弑虔而歸獄焉比貪其位不得不受其名春秋使比首惡所以絕後世姦人之藉

口以濟其私也今據經而考左傳乃知爲亂謀弒者實比首也觀從假棄疾之名召比而比即來何爲乎乘虛圖篡耳虔在乾谿比有內應故書歸易辭也襲蔡而棄疾逃棄疾猶不知也盟鄧之後始合謀矣入楚而殺虔之子潰虔之師虔不得不縊而比遂立焉則弒虔非比而誰 直解 鄒泉 ○虔之惡多棄疾成之其待之幾而思受其燼久矣於弒虔之下即書棄疾殺比以明志在奪虔之國比不弒虔彼必弒虔比既弒虔彼即殺比而棄疾之罪自無可逃若弒虔則比與棄疾之志同志同當責其重苟舍比不誅則亂賊自立爲君皆將委罪於造謀翊戴之人豈公論哉 姜炳璋讀左補義 ○楚比歸而虔弒齊陽生入而荼弒荼之弒以罪陳乞而虔之弒以罪比者何也陽生之得立不得立陳乞能爲主比之君不君非觀從所能主也方楚虔滅陳滅蔡雄視諸

侯駐師乾谿以援伐徐觀從一旦以蔡公之命召比何爲者則比雖得蔡公之召而不可以歸既歸於楚而勢不可兩立事不成則虔殺比事成則比弑虔支定謂比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不可者似猶爲春秋歸獄之詞夫比聞召即歸其志已惡又何脅怵之可藉口哉比果有守而知義不當歸也高氏以爲先書比歸明比在外本無弑君之心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然使虔弑於比歸之前而比之歸爲援立亡公子如衛晉齊小白之類謂之本無弑君之心則可比既歸爲君而虔弑何謂無弑君之心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書歸易辭也國人不附虔而虔遠出內無所阻故易或云書歸以明非弑既獄之而陰釋之春秋無此筆也以弑虔目比以殺兄目棄疾皆實錄而棄疾攘位於比非攘位於王故比不得脫是獄

也高論釋經然○愚按先儒多主歸獄於比之說或云治棄疾則比免治比則棄疾不免故以比主弒惟　御纂直解及姜氏張氏之論爲當蓋纂弒自是比之罪下書殺比而棄疾主謀奪國之罪亦見焉其實則以討賊歸獄於比者楚之告辭而以弒君正比之罪不以討賊寬棄疾之罪者春秋之義也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羊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譏子道之不盡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其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穀梁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

責之也冬葬許悼公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止雖不志乎弑其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弑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弑雖異乎楚商臣蔡般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蘇轍集解○公穀斥止赦止之説殊戾於經天下之大惡莫過於弑父與君果其罪也不可輕赦非其罪也不可輕加若曰不成乎止之弑則書弑是輕加以大惡之罪既加以大罪又遽輕赦之是亂臣賊子均可以輕加輕赦豈春秋之大經大法哉飲藥而遽卒烏知非以藥殺之邪不嘗不足責也謂以不嘗之過非弑而加之弑非也至以賊不討書葬疑不成乎弑則賊不討不書葬之説本謬童品經傳辨疑○飲世子之藥卒是以藥殺父也父死而奔晉是避討也止之爲弑亦較然矣三傳皆以畀

說亂聖經陸粲胡傳辨疑○經明書止弒而穀梁云不使止爲弒謬矣
又以時葬而知其不使爲弒尤謬程端學辨疑○左氏曰戊辰飲太
子止之藥卒以是日飲藥即以是日卒則其卒也藥故也懼而
奔晉且自責曰我與夫弒者則其爲弒也有不容自昧者矣胡
氏乃曰不嘗藥也非也袁仁胡傳考誤○但爲不嘗藥而以莫大之罪
加之豈聖人公恕之心此宜以經正傳也湛若水正傳○止不嘗藥
故書弒李氏以書葬爲原許止無弒君心則不然也庸醫以藥
殺人未嘗有殺人之心人飲其藥而死則謂之殺子進藥於父
臣進藥於君未嘗有死其君父之心而君父飲之而死死於藥
也死於其臣其子之藥也不謂之弒可乎張自超宗朱辨義○據傳是
世子自爲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
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

曰弒所云弒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誤解穀梁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以不嘗藥書弒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蓋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藥物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哉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毛奇齡傳〇世子爲藥物以進自是誤害特君父無誤害者誤害則必以大惡加之所以謹人心而防弒逆之漸也又經問〇左氏公羊以爲藥殺穀梁以爲不嘗藥愚按之事理以求書法唯左氏可憑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然未聞偶不嘗而死即加之以弒名也穀梁之說必不然也公羊云藥殺是已然拘於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謂春秋不以止爲賊而赦之也是以止爲過殺矣過與故不同而書法

何乎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遽奔乎止奔斯立以禮葬君魯往會之故書弑于前而書葬于後皆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爲乎來哉萬斯大隨筆○三傳皆謂非弑桒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身爲儲嗣率意進藥是以君卒又爲嘗試也如左所云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已顯爲弑君立案而謂之非弑可乎穀梁又解之曰止之非弑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按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以弑赴於諸侯必其爲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以弗立乎位而明其非弑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過利其土地豈眞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慮

實至冬而葬止已出奔國人以禮葬君曾遣會葬其逆跡已暴白於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為赦止之罪也至穀梁之說尤為誣妄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是止為孝子也而聖經乃加以大逆之罪乎顧棟高大事表論○歐陽公謂止非弑則聖人必不妄加之名趙氏鵬飛力主其說愚考左傳及杜注孔疏止之罪狀已昭然歐陽公非刻論也又三傳義同篇○謂止不嘗藥者過歟故歟過而加之弑當刑也故而赦之罪非法也弑逆大惡既責止又赦止是春秋成而亂賊不懼也楚商臣蔡般許止一體書弑止獨蒙赦何也郝懿行說略○許止進藥以殺其父傳計文義甚明公羊亦云進藥獨穀梁有嘗藥二字耳歐陽永叔執嘗藥之義以疑春秋以為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而胡氏辨之又不明進藥與嘗藥之不同此所以

啟後世之惑也夫嘗藥之義不過恐姦人致毒與嘗食之義等耳人之體性病症父子不同豈得以子嘗而定此藥之宜父病與否哉且不嘗之過輕聖人豈以輕過加大罪哉魏禧左傳經世鈔○公羊謂許悼書葬是君子之赦止并忘蔡般之弒亦書葬傳之不足信如此高閌然釋經○後世律載和御藥不如法者死止即無弒逆之意欲罹此惡名不可得矣葉酉究遺

昭二十七年夏吳弒其君僚

左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

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弑君者公子光也書曰吳者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湛若水正傳○不以賊赴稱國則其代立之君及其當國之大臣必有任其罪者牛運震傳○書吳弑而不書光非貫光也蓋虛其名以按其實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國宜予光不宜予僚故不歸獄于光則直貫光矣毛奇齡傳○文定謂不歸獄於光而稱國以弑者為吳大臣之罪據左氏史記以僚為夷末之子以光為諸

樊之子僚不當以庶孫而紊世適相承之緒然僚既君國十三年光不爭於夷末甫卒季札不受之時而爭於十三年之後君臣之分既定而突行篡弒烏可以貸其罪哉春秋顧以應立之義而歸罪大臣哉稱國以弒者無主名之詞旣不可以專罪一人又不可以散罪罪衆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舊史承赴而書必曰鱄設諸弒其君或衆亂無主名而稱人也而傳聞則公子光也故第書吳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吳人是決其為衆亂賊由微者而光得脫於是獄之外矣方苞直解○弒君稱國者四莒庶其晉州蒲吳僚薛比方氏於吳薛謂懸獄不敢有所歸其說是也薛比事無可考吳僚操刃者鱄設諸也其赴告之文不曰鱄設諸必曰國亂無主名無主名者稱人鱄設諸賤名氏不登史冊亦應以人書而經但稱國者聖人之慎也蓋春秋至襄昭

以後皆聖人所見之世然他國之事多傳聞而難徵信傑之見弑知赴告之不實從告書人既不可欲徑書光又有萬一失入之慮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但書其國有是事而不少溢一辭焉葉酉究遺○其書法與晉弑其君州蒲同胡氏於彼罪君於此罪大臣而親加刃者脫然事外是春秋爲亂賊佐姦矣一何舛也高閌然釋經○何休曰不書闔廬弑爲季子諱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勢不可也豈義之乎春秋何爲遂爲之諱劉敞權衡○愚按春秋不書光書吳胡傳歸罪於僚本不應立以爲大臣之罪謬矣杜氏預以爲罪在僚孔氏穎達劉氏敞因之以爲國人皆欲弑之謂僚亟戰民疲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弑是安可以訓邪惟湛氏說勝而近人牛方張葉暢發其旨爲得之○又按洪氏咨夔曰季札雖守退遜之節然徒潔

身而已僚之見弑闔廬謂季子雖至不吾廢季子亦自謂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坐視君弑不能請諸天子告諸方伯以行天討故舉國而札之罪在其中此亦鑿生議論胡傳動云不請於天子不告於方伯此豈春秋時勢所能為邪昔人已駁胡氏矣

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

疑以傳疑史之法也故書薛然而弑君之罪人不可終逃矣胡氏以稱國而弑為大臣之罪與孫復以為舉國之人皆可誅均誤矣湛若水正傳○三傳不載其事不可妄說鄭玉闕疑○葉說見上條

哀四年春盜弑蔡侯申殺從公穀作弑

左傳諸說見書盜門○閽弑吳子書弑則此不宜書殺字誤也公穀作弑是趙鵬飛經筌○傳謂賊由公孫翩果翩也或目其人或稱國人可矣無為以盜書也盜者不知賊之所在也惟不知賊

之在故辰以懼罪而奔姓霍以見疑而殺也方苞通論○愚按殺當從公穀作弒趙氏段氏說是或曰書殺蔡侯與邾人戕鄫子同皆非本國之人不得言弒終以趙段所駁爲正書蔡侯則不得書其君顧氏說是或曰盜不得君其君非也○段氏說見前僖九年顧氏說見前襄二十九年

哀六年秋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作舍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五年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冬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至齊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齊邑）去鬻姒（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三子荼之黨）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是時陳氏專政如二君然）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圖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齊邑）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千乘之主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諸其家除景公之

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不以陽生首惡者加陽生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入陳乞弑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孫覺經解○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公子有三焉比不立可也乃自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有君而又外求召陽生而以強立之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乞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故春秋別嫌明微不同其誅也高閌集註○衞

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甯爲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弒也陳傅良後傳〇公羊載陳乞本末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蓋廢長立幼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然後可不然必陷于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胡氏之說詳矣李廉會通〇左傳陽生使朱毛殺孺子而以乞主弒何也乞陰謀竊國其弒孺子立陽生皆專威柄以爲攘奪之階陽生爲所用而不知也陽生但知承乞之召而入於齊其身之定否荼之弒否陽生實不得而主之則名乞奚主哉方苞直解〇陽生入立皆乞主之與楚公子比異故書乞弒其君從實錄非歸獄也穀梁云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是以正弒不正可以脫罪吾恐亂臣賊子託于正以稱兵者接迹於世矣而荼命於先君陽生擁於陳乞尙得以嫡庶長幼之說參乎哉然則荼雖不正固陽生

之君也陽生雖正亦陳乞之私也知此可斷斯獄矣高澍然釋經○
趙盾之弑薰狐書之崔杼之弑太史書之書人書國因其來告
皆舊史之文也夫乞肯自以爲弑哉然而史竟以乞告蓋自崔
杼弑君太史南史以死爭之四十年來史以直筆自厲故景公
之世猶有史嚚幾爲梁邱據所殺然則陳乞名在諸侯者以齊
有不避刑威之直史春秋得以據之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愚按杜注
曰弑荼者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禍由乞
始故以乞主弑諸家多從之惟高氏以爲從實錄而非歸獄其
說是也即如方氏之說以乞主弑亦是齊之史筆告辭如此也
故兼取姜說○張氏自超說見駁不書公子門○公羊曰弑而
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何
休以爲不舉陽生弑者諼成於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

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然則弒先君所命是弒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 劉敞權衡 ○穀梁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傳爲此義展轉相發而適以相戾其惑皆自以入爲內弗受以國氏爲嫌也此蓋不知陽生之入爲陳乞之謀陽生不入則荼不可弒故歸弒於陳乞猶楚比不歸則靈王不至迫而死故歸弒於比不然陳乞實不弒以陽生不君荼而使乞主弒是春秋可移易弒名而虛加之人也 葉夢得穀梁傳讞

○內諱弒君 魯君臣未嘗相弒辨 孔子諱之辨 子般子野非弒辨 名不名辨 叔仲彭生死節不書胡傳說辨

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 張洽集注 閔二年

公薨必地不地變也其地有不可言者焉志弒也以不地見弒者不忍沒也然究未知誰弒之也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桓薨于齊而夫人孫齊則齊侯殺之而夫人與乎弒也子般卒而慶父如齊則慶父弒之也閔薨而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夫人與慶父同弒之也子卒而仲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弒之而仲遂其首惡也隱薨而桓即位則桓弒之耳羣謀弒而歸獄於桓桓為首焉耳 御纂直解 隱十一年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

公祭鍾巫齋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穀梁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故也○或以不地爲缺文而謂隱公非弑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弑之言爾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弑君也汪克寬纂疏○按內弑書薨而不地以爲孔子諱之非也乃舊史諱之耳張氏駁辨見凶禮門公薨總論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其地於外也○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范甯注

○內以不地見弒書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則其實亦明胡傳○魯君見弒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地而以上下文見之張洽集注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子般妹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在喪故稱子不書弒

諱也注范甯 ○愚按高息齋鄭師山謂子般子野書名非弑惟子卒不名乃弑也又駁既葬不名之說以景王既葬王子猛卒仍書名謂子卒之不名非既葬之故乃被弑不忍名之也弑者不名則名者非弑其說非也子般三傳皆以爲弑先儒有斷子野爲弑者極有見而王子猛既葬不名何以著其爲王猛至未葬名既葬不名禮制也不得曲生義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共仲使卜齮賊公文定以爲魯史舊

文必以實書使舊史明書弑君之賊著其罪夫子何爲諱弑以隱其賊之名乎舊史不可攷不必多爲之說得書薨不地之義可以知其見弑之實又書奔書孫而賊無所逃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左六月葬文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諸侯在喪稱子既葬不名踰年稱君既葬遇弑不名者子赤是也踰年遇弑稱君者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

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胡傳○稱子卒成之爲在喪之君也君在喪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弒罪罪宜公也陳傅良後傳○莊十二年胡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公時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爲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爲死節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汪克寬纂疏○襄仲以殺嫡立庶事告惠伯是天發其姦予以討亂之機也出姜齊女子惡齊之自出齊所以不顧親而從魯請者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援親戚之誼明利害之數感動齊侯齊未必不翻然改計襄仲失齊助則几上肉耳可附

不附可討不討隕身阜棧與草木同腐君子深惜之呂祖謙左氏博議

○傳載彭生之死而不見於經者子赤之弒諱則彭生之死不得明著其節若漫書其卒則以爲內大夫卒之常辭而殉君之迹轉隱矣胡傳乃謂彭生不死於君命不以死節予之誤矣方苞

直解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趙鵬飛曰子野卒與子般卒子惡卒同文子般子惡傳以爲弒子野獨以爲毁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與遂之比忌意子野賢季氏忌而弒之以毁言於朝而世不察耳趙氏此言爲得其情蓋君貴正終必書地薨而不地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子卒不地亦然先儒或謂不地不葬未成君也非也子不敢遂以成君自居子道也論臣民之分則子繼君即君也安得

卒而不地夫人書葬妾母書葬外諸侯皆葬安在子不書葬況先君未葬嗣子宜次殯宮舄爲次於季氏則當於季氏是問矣且公薨閔四月如子野已有毀形季氏必不肯迎置其家如未有毀形安得次季氏而遂云毀卒蓋前此襄公在楚畏季不敢歸于野必憤襄之見欺而季氏憚之遂萌邪謀以爲子之喪親可以毀卒因加至英之名於君以惑羣聽且立其母親娣之子以釋羣疑季之計深矣哉春秋推見至隱故直與見弒者同文

御纂直解○孝子不離苦次豈有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于黨氏襄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弒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託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

郤以毀卒告其實陰弒之也所謂毀者出於季氏之口也姜炳璋讀左補義○顧氏亦從趙木訥黃若晦方望溪之說以爲弒見季氏專魯門○書法與子般子赤同故可知也傳云以毀卒尤宜書以著之而不地則弒迹之昭然者傳蓋蔽於季氏飾辭不知其背於經也高澍然春秋釋經

○外弒君不書弒駁辨胡氏不忍書之說辨鄭髡頑三傳劉氏說辨楚麇胡氏陳氏說辨齊陽生左穀胡氏說辨

魯國臣子內諱國惡則列國之諱亦其臣子之情也況弒多出於嗣君權臣不以實赴不以弒告則亦據其所赴書之而已史以卒書孔子能改舊史乎此可知列國或有雖弒而書卒者皆舊史也章潢圖書編春秋大旨論○文定於經書卒傳云弒者撰爲聖人不忍書之說夫春秋書弒君以誅亂賊無所爲不忍書者以遭變爲正終使人致疑於其故

也張自超宋辨義總論○楚子麇鄭伯髡頑蔡侯陽生皆魯史承赴告書卒雖傳聞以弒而無所據以易之者也方苞直解昭元年楚子麇卒髡頑公穀作髡原鄭作操

襄七年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

舊說左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公子喜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公子騑相又不禮焉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公羊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曷爲不言弒以卒赴也以卒赴則曷爲遂書之偏絕其臣子也君弒臣不討賊命之曰非臣親弒子不復讎命之曰非子趙盾之弒君董狐書之以示於朝赴於諸侯崔杼之弒君太史書而被殺二人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於諸侯曰弒其君也今鄭即鄭

之所赴於諸侯而遂書之見鄭之無臣子也劉敞傳駁辨趙子辨疑曰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爲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異妄云被弒非也程公說分紀○據左氏襄二年傳稱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是鄭之從晉駟之志也公穀乃以爲大夫背晉而行弒既弒君以謀從楚卽當堅事楚矣又侵蔡而會邢丘何邪卽云侵蔡致楚以從楚則既從而又同戲之盟何邪左氏又以爲不禮於諸侯大夫之故大約髡頑之弒其說難據與楚麇齊陽生同春秋無從攷得其實則不得不從舊史書卒張自超宗朱辨義○三傳皆以爲弒公穀謂因從楚之故而弒君考之經文則今日葬僖明日侵蔡以悅楚彊安在其從楚也乃以隱弒爲中

國諱其說不可通春秋全經自內弑君而外未有諱弑君者於鄭伯何諱之有執傳疑經不如信經黜傳也劉氏謂從赴書之徧絕其臣子夫釋正賊弗誅則弑君之罪且不明彼舉國臣子又安從治之牛運震傳〇二傳謂從楚故弑君不言弑者公羊云爲中國諱穀梁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此論極謬欲爲中國諱惡而先爲亂賊免罪既以見弑於夷狄之民爲可惡反寬其罪而書卒使免於討有是理乎顧棟高三傳異同篇〇按毛氏所辨是惟取劉原父之說則誤〇是時子駟當國成公卒時子駟請從晉之語距此纔五六年耳安有僖公欲從晉不勝其臣之欲從楚因此被弑之理若如其說則僖公卒後即應改從楚何以明年子國子耳又媚晉而侵蔡邪此正所謂事有乖謬所當信經而廢傳者也葉酉春秋究遺

〇毛氏說見晉楚爭鄭門

昭元年冬楚子麇卒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楚公子比出奔晉○傳稱縊而弒之而經書卒知亦以疾赴也孔疏○胡氏謂諸侯不能討賊反從之會于申聖人爲諸侯諱略其簒弒則何不諱申之會而諱圍之弒必不然矣朱朝瑛略記　謂不書弒爲中國諱不討非也成宋亂宋災故皆明著之而又何諱焉高攀龍孔義○楚虔之戮慶封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弒麇之跡當日必甚秘而以僞赴魯史亦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也與髡頑同義胡傳謂圍主會盟聖人憫列國衰微懼人欲橫流而略其簒弒謬矣彙纂集○按穀梁昭三年執齊慶封傳有楚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之語與左傳同則其事自在人耳目蓋楚靈深諱其事以疾卒赴于諸侯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學者固當

言經舍傳而竟以傳爲誣亦未敢斷也洪咨夔春秋說○傳以爲弑而經書卒宜從經舍傳若弑而以卒實之是爲亂賊脫罪矣高閌集傳經○陳氏曰圍弑其君赴於他國如恆辭而其臣子聽焉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夫舍首惡而罪楚之臣子已屬非理且弑君之罪未彰而附同之罪從何誅之牛運震傳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師乃還○以疾赴故不書弑杜注○左氏以爲弑然經所書乃正卒爾當據經爲定孫覺經解○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何至遽弑其君以說乎傳未可信王樵輯傳○齊陽生楚麇舊史承赴而書卒孔子無所據以革之或曰陽生適卒而齊赴於吳以止其師傳聞遂誤以爲弑也胡傳謂以陽生守正見弑而深沒其迹謬甚大范直解

○臨川吳氏以為吳師在齊而陽生卒遂以為弑者其說最是蓋春秋書卒必非弑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以為弑而經書卒宜從經已詳辨楚麇條下高澍然釋經○傳稱弑而經以卒書胡傳本穀梁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說非是是時吳師在郯若陽生果被弑吳必假公濟私聲罪致討其師尤為有名乃哭於軍門之外而未聞以此藉口則陽生之非弑所當信經而麇傳奚疑葉酉究遺○胡傳云齊歸諱闕辭師于吳為禮義之君無不善之積故沒其弑然則弑賢君可逃罪矣彼陳乞弑荼見于春秋陳恆弑簡見于論語使悼公而果弑亦何嫌何疑而為之曲諱況悼公亦爭國弑君者未嘗無不善之積也然則傳文非乎曰經以為卒則是卒而已矣應撝謙集解○左氏以為弑謂以說於吳也夫齊大國也其勢足以抗吳何至弑君以說乎果弑君

以說哭于不應爲之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也且簡公于者陽生

之子齊人既弒其父必不立其子牛運震傳

○弒君者不再見于經辨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九年使椒聘十年次厥貉十一年伐麇書楚子即商臣

文十六年會陽穀盟郪邱十七年盟穀書齊侯即商人

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非也凡弒君

復見者奚止盾乎以盾復見爲非弒宋萬復見亦非弒乎劉敞權衡

○公羊以弒君之賊復見明盾非弒也翬遂慶父宋萬齊商人

皆復見亦謂之非弒可乎其說疏矣（趙鵬飛經筌）○弒父與君而立乎其位者多矣春秋不能以法施之而施之他人乎故知賊不復見之說非也（傅占衡湘帆堂集）○說春秋者以賊不再見爲削其人以誅之而於趙盾見經不可以通則以爲盾非親弒爲法受惡故貸之爲此說者亦未思齊商人楚商臣皆亂賊而春秋所書之齊侯楚子卽其人耳（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注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君後不復見按彼乃無事可書爾公子翬非復見乎此公羊曲說（何焯讀書記）○盾見於經見晉不能討盾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書戕

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宣十八年傳例）○戕亦弒也所以別內外之名爾（趙汸屬辭）○按公羊曰殘賊而殺之也何休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穀梁亦曰戕猶殘也捝殺也周禮大司馬賈

疏引許氏異義亦云加虐殺之謂之戕殘賊之意解戕字與左氏異

宣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見前○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奚至於使其君爲人殘賊且邾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也（胡傳）○鄫子不名史失之（郝懿行說略）

顧氏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所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于策而即懼乎吾恐亂賊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聖人葢有防微杜漸之道焉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於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翬帥師公子慶父帥師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

可專公子遂盟晉盟維戎必書晉趙盾盟衡雍楚公子圍會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凜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聖人斷之於心而書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於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豪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春秋之作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 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二終